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首次联组询问政府工作

政府高官被点名回答尖锐提问

副省长：“不知道委员们满不满意,我都不太满意”

本报记者 张 鹏

3月31日下午,兰州市宁卧庄宾馆2号楼会议室,一场别开生面的会议正在召开。54名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几大厅局的负责人坐在一起,会议的主题是审议甘肃省政府关于全省天然林资源保护建设情况的专题报告。

此前,媒体接到邀请通知——省人大常委会联组询问政府工作,这在甘肃省尚属首次。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作相关的厅局部门悉数到场。甘肃省副省长泽巴足是特意前来参加会议的,此前他推掉了下午同一时间举行的一个政府会议。当天下午,甘肃省林业厅、发改委、人社局、财政厅、农牧厅的与会官员先后被点名回答问题。

列席会议的政府部门负责人被要求当场解答问题,当场答复不了的,必须在会后进行书面答复。每次发言需控制在10分钟之内。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观察,当天的联组会议上,天保工程一期建设期间,甘肃天然林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几乎被“一笔带过”,话题和焦点更多地围绕存在的问题展开。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玉琴发言说:“林区职工的生活水平依然很低下,社会保障政策有没有落到实处?什么时候林区职工能达到100%的参保目标?”

……
问题切中要害,也比较“尖锐”。
“当谈到工作成绩的时候,不得不想起在一线的林业职工。我们说取得的成绩如何之大,感觉到的就更多的是歉疚……”
“天保二期100亿资金的使用,要监督每一分钱。钱不能花得走了样,要安全,要保险……”

何德累委员发言时略显激动,声音提高了八度:“我要请教一个问题!”

王家勋委员坦言:关于天保一期存在

哪些问题?今后将采取哪些措施?政府的报告反映的不够。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王家勋直接向发改委和林业厅的有关负责人发问,天保二期方案中如何考虑支持林区后续产业的发展以及如何建立天保工程长效机制?

为什么委员们都敢于“大胆提问”,敢于“动真格”?

长期担任过甘肃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王家勋告诉记者,因为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都曾在不同岗位上经过多年的历练,对国计民生、省情都比较熟悉,履行职责的责任感非常强烈。

他透露说:当天发言的7位常委会委员是在分组审议的基础上被推选为代表的,因为“时间有限”。

在甘肃省农牧厅厅长武文斌看来,“这既是一次面对面的考验,也是对政府

部门工作的一次检验”。这位厅长说:“现场回答得不太成功、欠佳、不准确,下一步就要高度重视。”

尽管天然林保护并非武文斌分管的领域,但当天他还是被附带提问。问题同样很尖锐:“山丹军马场大面积开垦草原种植油菜花,对祁连山和整个河西的生态环境保护都有影响。农牧厅落实农业补贴政策,对下一步解决山丹军马场的问题具有反向作用。”

武文斌列举数据,详尽回答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自己为解决之道的见解。“像考试一样,千变万化,好多只能是平时的积累。”他说。

武文斌告诉记者,省人大常委会采取联组会议的形式,抓住推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集思广益,“既是统一思想,也是探索寻求解决问题办法”。

“哪怕现场答不上来,也是一种帮助。”武文斌说。

对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的这次联组询问,武文斌将之表述为“好现象”。如何对待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大胆”提问?他认为“人大就应该理直气壮,不应该有顾虑,代表的问题就应该尖锐一些。如果都说好话,唱空调,效果就没了。”

武文斌进一步说,“人大代表行使监督的权利,即使问的问题跟实际情况有差别,也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不应该遮遮掩掩。”

据悉,为慎重用权,2010年12月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调查组,由一名主任委员带队,深入甘南、陇南、天水3市,赴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的7个林业一线场站调研。

尽管委员们对厅局负责人的坦率回

表示赞赏,但听完3个小时“你来我往”的热烈审议,甘肃省副省长泽巴足还是当场对回答问题的几位厅局干部说:“回答(询问)不知道委员们满意不满意,我都不太满意。”

泽巴足颇为诚恳地表示:“委员们提出的很多很重要的建设性意见,针对性很强,讲得很具体,指导性很强。会后政府部门要认真研究,将建议纳入政府实际的工作中去。”

会后,受访的几位会议代表相继表达了共同的感受:“这是一个促进工作的好办法,应该坚持下去。”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为何“破冰”询问方式,这项制度探索的背后有何深意?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效东说:“仍然属于《监督法》的

范畴,属于《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事规则》规定的会议形式,只是把分组审议变成了全体会议审议,讨论的组大了,参加的人数多了,讨论的议题更加集中了。”

在这位地方人大常委会官员看来,以往的分组审议形式参加人员少,发言没有认真充分的准备,较为随意,效果大打折扣。

“如果回答不满意,就当场下不来(台),印象就深刻,刺激效应就大。”孙效东认为,这就要求政府有有关部门的领导经常要把工作“拿在手上,记在心上”,才能回答得圆满。

“核心要害是有问有答,要解决真问题。”孙效东补充说。

对于这次崭新的尝试,孙效东给出谨慎乐观的评价——与会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尽其所能地回答了问题”。

他同时表示,这实际上对履职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问要更加明确、具体,回答才能有可操作性。此次联组询问政府工作,是地方人大增强监督实效、充实监督内容、丰富监督形式开展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尝试。尽管并非首创,但无疑将以更大的力度,对监督地方政府工作施加更大的影响。

据孙效东透露,下一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还将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重大项目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生工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等工作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

本报兰州4月6日电



时事快评

刘畅

清明时节,春意萌动,北京警方解救登山受困者的消息引人注目。据报道,4月3日晚,39名登山者被困北京市房山区猫耳山,北京警方首次动用直升机展开救援,历时13小时成功将受困者解救下山。4月4日,17名登山者被困北京市门头沟区龙门涧,北京警方再次动用直升机,历时21小时成功救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媒体在报道相关事件时,更多强调“闯入未经开发区域”、“探险不等于冒险”等观点,更有人将动用特警、消防等300余名警力和其他救援队伍的起因归结为“游人不慎”,并且报道说,一架警用直升机飞行3小时需要的燃油近万元,其他人投入还没算在内,认为被救者过多地浪费了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

同时,为了印证这种观点,在警用直升机救援之下,猫耳山最后两名被救人员面对记者,面带愧色地说出了“不好意思,麻烦这么多人”,随后,电视播音员也认为“这些(被救)学生应该好好反思自己”。

其实,现代社会里,我们希望每一个公民都生活在安全、有序的环境里。保证和提示公民的出行安全,也是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我们也相信,稍有理性意识的公民,也不会可以在预见危险的前提下“偏向虎山行”。因为,珍爱生命、遵守社会规范,早已成为潜移默化的国民教育,从每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就不断受到相关理念的教育和影响。

因此,舆论虽然不鼓励毫无准备

和随时发生意外的冒险,而一旦有人受困、遇险,不管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造成,都应该将其遇到的困难上升为整个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利比亚出现局势动荡之后,中国政府果断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公民撤离行动,这一政府关怀的“中国名片”给整个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形之下,一些媒体在报道登山救援时,反而用“给政府添麻烦”的思路进行梳理,对救者更多停留在“不慎”、“麻烦”的层面,而没有对其遭遇的危险、阻力等个人经历进行关照,更不用说给予必要的关怀、理解。而新闻报道的宝贵之处,就在于记录下困境中的人们相互扶助、共赴艰难的精神元素。

在“假日”、“登山”等关键词背

后,本身就可能存在意外、冒险等因素。况且,猫耳山作为北京西山主要山峰之一,虽然海拔有1307米,但对于很多以攀登珠峰为梦想的登山者来说,实在算不上高山险峰。被困人员中,恰恰都是登山爱好者,他们的社团组织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风信子”。

人迹罕至的地方,是自然探险的意义所在。游人如织的场所,也肯定不是登山者的志趣所向。一位登山家被问及初衷时,他说:“因为,山在那里”。我们无法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循规蹈矩,按照一种模式去生活,就应该对探险者有更多的关心和理解。而且,我们可以保证的是,在公民遭遇危险、遇到困难之时,政府会紧急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全力救援。因为,社

会和政府的关怀,体现在对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尊重和竭力保护上,从这一角度讲,政府应该是不怕被公民麻烦的。政府部门的警力付出,也是公共责任和社会道义所在。

所以,在报道受困救援时,媒体不妨换一种思路,放下工作成绩、宣传重点的“大叙述”,增添些个体关怀、人文精神的“小叙述”。报道基调上充分体现出对受困者命运的担忧、精神的鼓励和无私的慰藉。同时,不是一味地表现“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的冷面冷语,更多地理解登山者的理想情怀和今后梦想的坚持、延续。让“新闻的表情”变得丰富而生动起来,才能给人更多的希望和温暖。



时事观察

刘 健

中国网民为发生在遥远国度里的事情风魔一样激动,8年前一次,眼下又一次。上次是因为伊拉克、萨达姆,这次是因为北非、卡扎菲。

上次,国内“拥战”与“反战”两派除了网络舌战,还各自搞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名人联署。这次,尚无联署之类的行动——估计是压根儿搞不起来了。因为,从“拥战”这边说:一、当年他们支持美国打伊拉克,实在是让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这群人给碍得不轻,事后证实,关于萨达姆拥有“大杀器”的开战理由是十足的谎言;二、当年美国国内的“拥战”派也几乎全都后悔不迭,曾经支持过打伊拉克早己经成了政客“历史污点”、“票房毒药”。再看“反战”那边,恐怕谁也不愿背上“支持卡扎菲”的骂名:一、卡扎菲名声着实太臭,并且铁证如山、判决在案,还因从事恐怖活动判罚过巨款;二、利比亚的军力相比伊拉克那是差远了去了,老萨都跟烂糊的一样一推就倒,老卡肯定也蹦跶不了几天。——这些因素足以让“拥战”与“反战”两派中的理性人士无法简单地表态,话说起来感觉不脆、不爽。

但网络上依然硝烟弥漫,且“爽”度依旧,热烈更甚当年。

因为哥争的不是埃、利、突具体的“穆三”、“卡四”、“阿里五”,哥争的是意识形态制高点。

意识形态事涉信仰,终究争不出个子丑寅卯。但作为争论前提的事实层面的真伪则可以探讨。

那秃驴并非和尚

争论双方都有一些人不假思索地把卡扎菲当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把利比亚当成了中国的盟邦。由此,一方怨中国没有对该决议行使否决权,一方恨中国没有对“禁飞区”决议投赞成票。一方莫名其妙地打抱不平,一方则幸灾乐祸地指着秃驴骂和尚。

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中、利两国“哥们儿好”的过硬证据。两边人之所以都把中国与利比亚看成是一伙儿的,多半是基于这种推理:跟美国作对的国家都是一伙儿的。但这样的逻辑显然不能成立。世界多姿多彩,绝非简单的黑白两色。伊朗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都反美,他们两家之间也是死对头;这次加入欧美联军到利比亚动武的个别阿拉伯国家,其政治体制也并不比利比亚先进。而“基地组织”与西方国家共同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事实,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乌有之乡”网站有一篇题为《利比亚给中国投资赞成票,中国给利比亚投票弃权票》的文章,倒是拿出了一点关于“中利友好”的证据说事儿,但那证据薄弱得可怜,且自相矛盾。

文章回顾历史:“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有资

有关利比亚的网络硝烟

料表明,联合提出该提案的23个会员国是……(名单)其他53个投票赞成本提案的国家是……(名单)请注意,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投了赞成票。我们相信,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和2008奥运会时,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应该不会投反对票。(因为奥运会投票结果是严格保密的,所以我们不能下断语,只能以常规推论之。)可是,今年3月17日安理会讨论利比亚局势时,中国却投了弃权票。……也就是,涉及中国利益的事,利比亚投的是赞成票;涉及利比亚利益的事,中国投的是弃权票。两相对比,显得不够仗义。”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有一票否决的权力。然而中国却一再投弃权票。”文章认为,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针对网上有一种解释——“若中国投了反对票,恐会遭美国及其他赞成国家的报复,甚至招来集体攻击”——文章反驳道:“我就想,当年阿尔巴尼亚等23国,阿富汗等53国(也包括利比亚),为什么不害怕美国‘报复’呢?中国现在是一站起来,二是强起来,三是富起来,却变得既‘孤掌难鸣’,又怕‘报复’,这又是什么道理?”

根据文章提供的23+53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联合国”的国家名单,利比亚确实在“53个投票赞成本提案的国家”之列。但这是一份彻底超越了冷战阵营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名单。同在这53个国家之列的,还包括当时属于“苏东集团”、正跟中国剑拔弩张的保加利亚、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蒙古、波兰、乌克兰和苏联等,也包括如今正在对利比亚扔炸弹的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一大群北约国家,尤其是还有以色列。而在那23个最“哥们儿”的提案发起国中,更有已经被我们当做“修正主义”批判了好些年的古巴和南斯拉夫在内。其间的恩怨,哪是轻轻松松的一笔能够了之?

连在外交上一向如同“美国的影子”的英国都在53国名单里面,哪还有什么怕不怕美国“报复”一说?又哪来,如果没有稍早前的基辛格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这些西欧国家也不可能这样投票。如果中国今天在联合国投票要考虑跟“23+53”有情有义,那么针对1973号决议,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利比亚一边,还是站在英、法一边合适?

至于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时,利比亚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如何投票,还是别妄加猜测的好。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在任的利比亚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巴希·阿塔拉布斯,其儿子苏赫尔在上学期间接受过美国盐湖城奥申委和组委会的学费资助,另外每月还有700美元的生活费。丑闻败露后,阿塔拉布斯于1999年辞职,这事曾经轰动一时。就这么一位能收美国人黑钱的主儿,你凭什么肯定他就“应该不会投中国反对票”?

文章的作者似乎十分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外交路线”。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整个执行“革命外交路线”的时期,利比亚一直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直到1978年8月,中美复交之前不到半年,利比亚才与北京建交。——自卡扎菲1969年9月上台至1978年8月间,有何不下20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利比亚又有何姗姗而来迟?

有据可查:中利建交33年来,卡扎菲只在1982年来中国访问过一次;2006年北京首脑合作论坛,40多个非洲国家元首或首脑参加,只有卡扎菲没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的外国领导人就更多了,连萨科齐都扭捏了半天之后还是来了,但卡扎菲仍然没来。

据2006年1月20日《环球时报》的报道:“虽然1978年(利、台)双方‘断交’,但卡扎菲仍允许台湾商务代表处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继续运作,一直到1997年”。据悉,所有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同时还驻有公然挂“中华民国”牌子的台湾官方机构的,仅利比亚一户,连美国都没这么干过。

不要让肾上腺素做主,简单地反美的国家就当朋友(或敌人)——反之亦然。卡扎菲不但一贯反美,而且也反共。他上台以前,曾参加台湾“政改学校远班”。据报道,“远班”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台当局邀请“邦交国”适合人选赴台受训,卡扎菲就是其中之一。

2006年1月,被视为卡扎菲接班人的次子赛义夫赴台,商谈双方互设代表处事宜,并邀请陈水扁访问。同年5月,阿扁“逃航”到了利比亚。据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当年报道,利比亚给予陈水扁高规格接待,机场铺了红地毯;陈水扁在利比亚停留期间,分别接受了卡扎菲父子的午餐、晚宴款待。卡扎菲和陈水扁两人原定会晤3小时,但时间一延再延,原要起飞的专机也早发动引擎等待,最后会谈又延长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新华社另有公开报道我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对此作出的反应:“利比亚不顾中方的规劝和强烈反对,执意让陈水扁‘过境’,并与陈商谈互设‘代表处’,严重违背了利方长期以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对两国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己就此向利方提出严正交涉。”

这就是在以往的公开报道中有案可查的。若仅论及此,网络上那些原先曾把卡扎菲当成“汉子”的人,会不会改口痛骂他混账独夫;而另一些原先痛骂他混账独夫的人,又会不会赞他一声“汉子”呢?

指着和尚骂秃驴,骂了半天才发现,那秃驴并非和尚。

都是“友好”落话柄?

有人——“拥战”和“反战”的人士

都有——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在利比亚投资,肯定得到了卡扎菲的特殊关照,中国获得了在这个著名产油大国开采石油的机会,等等。有人以此批评中国今天对卡扎菲不够意思,有人则以此批评中国见利忘义、忽视利比亚人民的人权。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在那儿也就挣一点苦哈哈的钱。据国资委发布的消息,我国有75家企业在利比亚投资,共涉及50多个项目的工程承包,总金额约188亿美元。其中央企有13家,“中国水利工程建设集团”公司较早进入利比亚市场……其他在利比亚有投资项目的央企主要有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中冶、葛洲坝和中交建等,另外中国中铁、中国建材、中材集团“牌子”的台湾官方机构的,三大油企根本排不上号。

2月底至3月初,中国共撤回在利比亚公民3.5万多人。查阅三大油企网站,中国石油共撤回员工392人,中国石化7人,中国海油77人(其中包括7个厨子)。3家在利比亚的总人数,仅约等于一家小型民企。

另据资料,在利比亚投资的国际石油公司主要有:意大利埃尼、挪威国家石油、奥地利石油天然气、美国西方、康菲、赫斯、马拉松、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等。哪有中国的三大油企什么事儿?

而带头对中国在非洲投资说三道四、担担忧那不满的,就有卡扎菲老先生。去年凤凰卫视对此曾有报道。

两边人可能都会质问:既然卡扎菲对中国如此之一般般,为什么我们从听到的多方报道都是双方如何如何友好?依我多年观察,中国的外交风格一向就是如此。对于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几乎从来不出恶声。譬如印度,我们都知悉,其政府高层时不时地叫唤“中国威胁”,可你什么时候听到中国的领导人跟他们回嘴撕扯了?对待小国,就更加的“戒急用忍”,吃点小亏也不吱声儿。2006年5月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那次“表示强烈不满”,已是罕见的公开姿态。

这种外交风格有利也有弊。其弊之一就是,有些重大外交举动往往难以获得国内民众理解,有些人嫌太软,有些人又嫌太硬。但我们如果转换风格,不再“韬光养晦”,爱憎分明,快意恩仇,经常在国际上谴责这谴责那,可不就又坐实了“中国威胁论”?

在今年3月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答: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方密切关注利比亚当前局势发展,真诚希望有关各方……中国一贯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无论是亲亲热热,是客客气气,还是敬而远之,都囿固在了“友好”的外交辞令之中。像美国那样,立几个“流氓国家”作靶靶,那不是中国处世的套路。但如果你就以认为中国根本分不出个好歹,甚至因为他不骂“流氓”就是跟“流氓”一伙儿,那就大错特错了。——骂萨达姆流氓的美国,倒是真跟萨达姆“友好”过;中国虽然从来没有骂过萨达姆流氓,但也从来没有跟他真正“友好”。

在上述同一场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还说“安理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回应道:“我们认为,有几个原则应该遵守……三是安理会应充分听取和尊重广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意见。”这个“三”的内涵非常之丰富,我理解其意思是:利比亚这事儿,我们中国就跟在阿盟和非盟兄弟后面打酱油。他们十指连心,他们愿意怎么办,我们都不反对……

后来中国投出弃权票,实际就是“充分听取和尊重广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意见”的结果。话说卡扎菲在阿盟和非盟兄弟中实在是没人缘,认为他欠揍的不少,虽然也多不赞成把这个国家打烂。

民主来了,“路线图”收了

有这样两段网文,表达的是这些年中文网络世界流行的两种代表性意见——

“据说,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原来,所谓的外交就是在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我们跟着美国做这一笔一笔的‘生意’到底是吃亏还是占了便宜?占了多大便宜?我听生意场上的内讲,只讲赚钱不顾道义的人,也是被人瞧不起的。”

“针对一些人认为美国打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是为了利益的观点,孔子严厉呵斥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固,可以为正义而战,小人之固,只想者为利益而争……”

前一段文字,摘自上述题为《利比亚给中国投资赞成票,中国给利比亚投票弃权票》的文章。后一段文字,则摘自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位著名学者的微博。两段话结论是一样的,都指责中国外交不讲道义,是“小人之国”。只是两人所秉持的“道义”相反:一个认为反美才是坚持正义,另一个认为美国正是在为正义而战。

网友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但检索新

闻,迄今为止,曾公开斥责联军奔利比亚是“为了黄金和石油”的领袖级人物,貌似只有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个。而这位老埃,也是北约20多个成员国现任领导人中曾经骂中国骂得最爽的。

“卡扎菲没有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独裁者。”你猜这话是谁说的?它竟是这次率先跟卡扎菲政权开战的法国总统萨科齐3年前跟媒体白话的。2007年年底,他邀请老卡把贝都因帐篷搬进了爱丽舍官,跟他签了100多亿美元的合同(包括购买军机在内)。当时年仅31岁的法国人权部长拉玛·雅德倒是公开表达了接近上述中国网民“君子小人之辨”的意见:“卡扎菲应该了解的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某些近似于恐怖分子的领导人用来擦拭其沾满罪恶鲜血的双脚的门槛。法国不应该接受这个死亡之吻。”她因此被萨科齐叫去训了一顿。

夸欧美打利比亚是为了推翻独裁政权,其实比骂他们是“为了黄金和石油”更不靠谱儿。这个地区的独裁政权全都已经“独”了二三十年了,卡扎菲从37岁干起,如今成了白胡子老头儿,这才等来正义的惩罚?

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道义正当性就在于8个字:“保护平民,制止暴力。”若给联军另送别的锦旗,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的。

事实上,与8年前相比,此番应对席卷中东的民主浪潮,美国的调子已经低了很多,譬如不再提起“中东民主路线图”。伊拉克的民选政府,永远只会跟伊朗近而跟美国远;面对巴勒斯坦民主选举出来的哈马斯政府,美国人肯定倍加怀念阿拉法特。近期相继倒下的卡扎菲的“左邻右舍”,突尼斯、阿里是“法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及穆巴拉克则是“美国人民的老朋友”。该地区其他几个正乱、欲乱的国家,除叙利亚外也都是美国的朋友掌权。当埃及叙利亚走上街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美国左右为难了好几天,而第一时间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埃及群众造反的国家,竟是伊朗!在道义上,美国已经被老对手将了一军。

也就卡扎菲,谁的朋友都不是,真正独夫一个。

真正的道义在于,到底怎样对利比亚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原来,所谓的外交就是在做生意。只是不知道我们跟着美国做这一笔一笔的“生意”到底是吃亏还是占了便宜?占了多大便宜?我听生意场上的内讲,只讲赚钱不顾道义的人,也是被人瞧不起的。”

“针对一些人认为美国打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是为了利益的观点,孔子严厉呵斥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固,可以为正义而战,小人之固,只想者为利益而争……”

前一段文字,摘自上述题为《利比亚给中国投资赞成票,中国给利比亚投票弃权票》的文章。后一段文字,则摘自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位著名学者的微博。两段话结论是一样的,都指责中国外交不讲道义,是“小人之国”。只是两人所秉持的“道义”相反:一个认为反美才是坚持正义,另一个认为美国正是在为正义而战。

网友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但检索新